



“行走烟台”是本报针对烟台(含各县市区)本土文化、风土人情推出的专版报道。如果你生活在烟台,对烟台的历史文化有独到见解,或者与烟台的某些人或事儿结下不解之缘,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或投稿,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地址、联系电话,稿件一经采用,稿费从优。
 新闻热线:18653588630 投稿邮箱:qlwbmxs@vip.163.com 投稿地址: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5室 毛旭松 收 邮编:264003

亦话窗纸糊在外

杜浙泉

有一首流传甚久,脍炙人口的“顺口溜”,叫做“东北三大怪”,其一是“窗户纸糊在外”。不过这并非只是东北的“专利”,至少在掖县(今莱州),当年也是如此。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在村里刚念小学,当时,有哪户人家的窗子上镶着玻璃,那可是稀罕事儿,用现在的话讲,玻璃属于豪华的高档品,所以很难进入寻常百姓家;全村600多户,只有几处过去是“大户人家”的大瓦房,窗子底部才是一

溜儿固定的玻璃。记得我们教室的窗户,仅在最下边有几块儿挺小的玻璃,其他地方全是糊纸。

妈妈(均发去声,后一个字略轻,为当地“奶奶”之叫法)和我住的屋子邻炕的南面是个挺大的窗子,窗棂由大约一寸半见方的木头格子构成,外边糊着“毛头纸”(一种透明度较好、颇有韧性不发脆、撕开边上带“毛毛”却又不产生齐边儿的纸)。入冬之前,她让我把棉花缠在又细又短的树枝上,蘸一丁点儿豆油,在每个方格的下部,轻轻抹上一横道儿,为的是

防止或减轻在潇雨雪时,纸被融雪洇湿而可能导致破损。那可是个细活儿,油不能抹到棂面的边缘,免得降低了浆糊的粘着力。由此可见,祖祖辈辈生长在寒冷地方的劳动人民,为了适应并改善生存生活的环境,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出好多诸如此类的应对“妙方”。

要说窗户纸糊在外有什么道理呢?首先,由于窗纸被小木格子“顶着”,就不易被吹开而“脱离”所糊之棂面;试想,如果糊在里面,不光容易被风吹得与木格的粘面剥离,而且几乎所有格子都会积雪,致使纸被

融雪洇湿而受损。其次,可增大阳光照射的面积,假如窗纸在内,光线则会产生窗棂的阴影;同时避免了倘若纸在里面时,窗棂因存有尘土而影响到的光照。除上而外,还有利于保护窗纸,减少及减小孩子们在炕上(当地房屋一般结构,皆为窗户与炕“互邻”)玩耍时,有意无意对窗纸所造成的破坏。

由于毛头纸的质地相当好,我在老家一直住到小学毕业,记忆中似乎没有大面积更换过窗纸,只是做过局部修补。当然它的颜色逐渐变化,越来越不如起初那么白了。

烟台街上的海带草房



孙宝庆

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写的茅屋,人们是常见的,但说烟台街上的海带草房,就鲜为人知了。海带草房因房顶是海带草做的而得名。从开始出现在烟台街上距今约有百年了。海带草房毗连成片,集中在东起罗锅河,西到肇台油脂公司,北从北马路以南至艺都影院。一栋栋一座座大小高矮的海带草房,就成了烟台街上独特的景观。

当时俺家就住在北马路往南五六十米处的乐善街1号。栖身的4间海带草房,是祖父母和3个儿子全家老少一起动手盖起来的。屋顶用的海带草,是大海里野生野长的一种带状褐色的海草。昼夜不息的潮涨潮落,每天总会把一些海带草冲到岸上。靠海的居民趁退潮时,用手或使杈把海带草捞起来,摊放到沙滩上晒干。经过十天半月的捞取和晾晒,再把干燥的海带草整理成一束束的来代替瓦。用一块块木板涂上沥青竖直排列起来埋入地里一截并夯牢,然后把从海边捡拾的砖块、石头,紧贴着木板垒起来,这就是海带草房的墙。房梁和椽子都是用槐树枝干拼凑成的。用几块厚木板锯锯刨刨,再钉起来就是门了。有了房子框架,最后把一个个海带草束子从上至下自左往右紧密地衔接起来,再将束子之间抹上掺和麦秸草的黄泥。到此,海带草房就盖好了。当年的海带草房是贫穷人家的栖身之地,是烟台历史上一页。俺家祖孙三代就在这样的海带草房里住了30多年。

在漫长的岁月里,让我终身难忘的是每逢下雨,母亲总是彻夜不眠提心吊胆地守在灶间,眼瞅着穹苍,嘴里不断地祷告着:“天老爷你睁开眼不下了吧,可怜可怜俺家吧。”母亲是害怕绵绵不停的大雨淋塌海带草房,危害她的儿女。母亲用虔诚的心,用无与伦比的母爱呵护着自己的孩子。

俺家住的乐善街地势低洼,大雨大涝小雨小涝。依稀记得,上世纪70年代的一年夏天,涝沱大雨连下了三四天。住在乐善街和近在咫尺的三明街的居民家家都程度不同地进了水遭了淹。俺家院子里的积水有二尺多深,街门口的水深过了腰。全家大小用水桶或用脸盆,使劲地从院子里往街上舀水,直到天放晴雨住后一两个钟头,才把水舀完。

乐善街和三明街遭遇涝灾引起市区领导的关注。在这些时日里,一个改造涝洼区让居民安居的规划出台了,烟台旧城区改造也从此开始了。消息传开,居民奔走相告喜笑颜开,都说感谢政府,终于熬出头了,再也不用住漏雨透风的破烂海带草房了。

数年后,在乐善街和三明街上,幢幢高大的楼房拔地而起,低洼狭窄的泥道也改建得又平又宽。按当时的规定,两条街上的居民都得到了应得的楼房。俺家也住进了三间宽敞坚固的新楼房。其时年届八十的母亲在儿孙们簇拥搀扶下走进新家时说的头一句话就是:“做梦也想不到,这辈子还能住上楼,再也不怕老天爷下涝雨啦!”

海带草房从上世纪80年代初就消失了,现在只有在人们的记忆中让它再现了。

中外兼容的会馆



芝罘挽歌

安家正

会馆,曾经是大商埠不可或缺的风景。它是官非官,亦官亦民,是设在都会中同乡同业的民办商业团体,又以省、府、县为单位来组合。其宗旨是为身在异乡的同乡同业提供方便和帮助,维护老乡们的合法权益,类似某地驻都会的办事处,兼任“招待所”的业务。

开埠之后,以商业、运输业为主体的各路巨商云集烟台,很快形成了20多处会馆、同乡会,它们是:福建会馆、河北同乡会、潮州会馆、宁波会馆、掖平会馆、益都同乡会、寿光同乡会、潍县同乡会、海阳同乡会、沂州同乡会、文登荣成同乡会、栖霞同乡会、蓬莱同乡会、牟平同乡会、莱阳同乡会,还有济南同乡会、即墨同乡会、广饶同乡会、昌邑同乡会、三江会馆等。从这些会馆同乡会中,不难看出

出有与其他大都会相同的“省”级,说明烟台商埠之重;也有自己独有的山东门户的开放特点。本省县市有很大的移民群聚集烟台。

在这些会馆中有两个很该提及:

一是福建会馆。现在已成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硕果仅存的会馆旧址。当年闽帮在烟台人数众多,这很可能与“北洋水师”有关。北洋水师的将领大多是福建人,当时清廷中愿拔寻是非的人就说“丁汝昌驾驭不了闽帮”。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之后,清廷重建海军,派了冰心的父亲谢葆章来烟创办军校,谢也是福建人,而且莅烟时就下榻在“海军采办处”,那采办处也是北洋水师的军需基地。福建会馆从1884年开工,到1906年建成,经历22个春秋,所有建筑材料都是先在闽南制成预件,运到烟台组装,船毁人员伤亡的事故时有发生。但多达40艘的船队顶风破浪、前仆后继,终于将号称“鲁东第一工程”的会馆竣工,原汁原味的闽南风格让人叹为观止。



还应该说到潮州会馆,这是烟台最早的会馆,建成于1867年。广东人来烟很早,他们把最早打着西方文化烙印的新鲜事物带到了烟台。张弼士就是广州大埔人,他创新制造了洋酒;“咸水妹”开拓了烟台的“酒吧文化”。还有一个商人叫梁浩池,创办了养正小学。该校是当时中国师资水平最高的新式学堂,穿着长衫、满口子曰的先

生与西服革履、不是掺杂洋文的教师同在周会上团拜。他的商业触角伸到了“外商公会”。英国人马茂兰因口吃失业,是他赞助才盘下产业,后来建成了仁德洋行,成为远东最大的贸易商。什么是大道鲁商之“道”?广帮的精英就体现了这“道”,兼容,不分中外,会馆也超越了“乡土”,令所有的竞争者都成为真正的商业伙伴。

别致的商业街——临衢街

毛贤君

上世纪30年代初到1938年2月日军侵占烟台前,烟台私营工商业十分活跃。当时以丹桂戏院(解放后改为胜利剧场,现为天天渔港大楼北侧十字路口西北角商业楼)为中心的丹桂街、临衢街(后改为儒林街,现华茂街以南,胜利路北端)一带是烟台的闹市区,十分繁华。特别是临衢街两侧,大小店铺鳞次栉比,斗奇争艳。不足5米宽的街道上,行人熙来攘往,摩肩擦踵,确是一条颇具特色的商业街。

当年,老烟台街上四个带“老”字号的商店都集中在这条街上。“老稻香村”食品店,专卖自制的南方风味的糕点,味道可口,风味独特。店面出自《红

楼梦》中李纨的住处“稻香村”,店址在胜利路和华茂街交汇处,掌柜姓丛。由此往南在原胜利剧场北便门处,有“老独一处”袜庄,专卖布袜子。店名意为烟台街上独此一家,别无分店,掌柜姓鹿。“老独一处”袜庄在临衢街上历史最悠久,开业于清末民初。他卖的布袜子穿着舒适,质量好,很受欢迎。广告脾也很有特色,从二楼的窗外垂下一双长约三米的大布袜子,老远就能看见。在临衢街路东99号(烟台银行胜利路营业部门前外快车道处),有一家在胶东乃至全国都颇有名气的“老半半堂”盔头戏装店,为前店后厂,一爿家庭手工作坊,生产盔头(古装戏中演员戴的帽子统称)、戏装、靸鞋、刀枪把子及其他道具,还制作喜轿、蟒

罩、寿衣等物品,生意十分兴隆。经理为曲氏盔头第二代传人曲江涛。“半半”为“半积阴功半济世”之意。因曲江涛的父亲曲福厚曾在北京开设“半半堂”药房,为穷人施医舍药,分文不取,后因业务难以为继,回原籍龙口下观傅家村,改行做盔头、戏装。在民国初年迁来烟台之后,仍沿用此名。只因店铺历史较长,故在“半半”两字前冠以“老”字。上世纪40年代初,《鲁东日报》曾出了一个谜语,为“破楼、古庙、四分之一”,打一本市商店字号,谜底就是“老半半堂”。“老半半堂”南隔壁,有一家“老大昌”食品店,一年到头出售自制的熏鱼,味道鲜美,还出售自酿的粉红色糯米酒,兼营其他烟酒糖果。

当时,烟台各个商店门口

都挂着与行业有关的“幌子”,作为特殊标志,以期引起过往行人的注意,招揽生意。当年,烟台有“四大”商店,门口的“幌子”都十分奇特,其中两家就在临衢街上,除“老独一处”的大布袜子外,在临衢街和市府街综合处,有“春和永”帽庄,掌柜姓王,文登人。门口挂着一顶用黑缎子做的大瓜皮帽,帽子的周长需二人合围。帽顶上的红疙瘩有海碗口那么大。其他两家是:洞天画馆(座落在马号街,后改为致远街,现为丹桂街),掌柜叫王慧元,门口挂着一把大折扇子,扇面张开有二米五六长。在南鸿街(现为南洪街)西头路北有家毡靴店,店门旁有个木架子,架起一双大毡靴,每只有一米二长,三四岁的小孩躺在里面很舒服。